

日 出 庫 斯 科

韦 晕 著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

日安，库斯科

韦 晕著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

日安，库斯科
（小说集）

作者：韦 晕

出版：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Persatuan Penulis-Penulis Aliran China Malaysia
The Writers' Association of Chinese Medium of Malaysia
40-3, Jalan Vivekananda, off Jalan Brickfields,
5047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03-2745388.

印刷：益新印务有限公司

Percetakan Advanco Sdn. Bhd.
23, Jalan Segambut Selatan,
51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03-6269211, 6270699
Fax: 603-6270761

定价：马币八元正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出版

目 录

1、风过处，水无垠.....	1
2、让位.....	22
3、边河.....	39
4、缕缕轻烟.....	50
5、今朝酒醒何处.....	104
6、日安，库斯科.....	110
7、换季.....	114
8、出土文物.....	117
9、无影族的落户.....	120
我的创作过程——代后记.....	168

风过处，水无垠

一爬上那一系列的阶磴，杜秋就觉得有点气喘。这只是二十多级的阶磴吧，自己就这么累。杜秋想起自己真的老了：

这间商业机构接待外地客商的招待所，平时空着时间较多。

虽然如此，招待所还雇请了个钟点女工，每天有个时间到招待所来整理整理。寝室里那面照镜，虽还闪着光，不过由于房门经常掩上，很难接触到外间透进的光线，使到镜子的眼神也暗淡了下来。

杜秋这个异乡人面对这片暗哑了的镜子，自己只能怪一个人年纪一大，连这些没有灵性的东西都不看自己了。彼此相对无言。

这个陌生的异乡人微微眯上了那对右眼吊高，左眼歪斜的文武眼，轻微地一叹。

兀！窗外那株棕榈树叶子经风一飘，一只小鸟抖飞起来，使这陌生人的心一挺，却记忆起不久以前那位六十七岁的希腊船王还跟一个比他年轻得多的，退职的总统夫人结婚。这时代，男人五十一条龙，在西洋人社会正是冒出头的日子呢，自己还不到这个年龄，怎好自暴自弃？

这样一想，杜秋就把屁股歪到寝台上去，眯着双眼养神，免得回头碰到阿萍时，唔……—那妞儿，管叫自己做朱蒂，面孔倒很熟，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那妞儿告诉自己，她会在台中找到自己。

真鬼！自己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怎么一踏上这宝岛，就碰到这些神秘人物，把自己的行踪，动向……都侦查得这么一清二楚。

这件事，杜秋老想不透。其实，自己在一次到碧潭游览时，偶然在车厢里透露有个老朋友在台湾居住。想不到那个导游的小姐装在心里，一下子就这么插口下去，这反而令到这个回国观光的异乡人怔了起来。

为了保持一个回国观光归侨应有的风度，杜秋没有追问下去，只淡淡的笑了笑。杜秋把话头岔到这碧潭四周的风景上去。称赞碧潭的风景比自己居住地的太平湖四周景色美丽得多。

事实上，杜秋这次从南洋回到香港时，见到那个开镶牙馆的李天禄。大家谈起过去的事。

「嗨，不是你提起，我还忘记了告诉你一件事。」

经李天禄提起过去住在同幢屋宇三楼，跟一个守寡姑母住在一起，靠姑母在水坑口卖菜过活的，背后摇晃着两条辫子的阿萍。这个南洋归侨的心就跳得十五、十五个吊桶那样忐忑不停。杜秋那两颧突出的瘦削脸，经过长久在南洋给赤道阳光晒得灰暗的颜色。听李天禄一提起阿萍这个跟自己有段情的卖菜女的遭遇后，杜秋的灰暗脸色变得涨红起来。不过，自己现在的年纪大了，杜秋还噤得住气，只装成台下看戏的人一样，眯着眼，不动声息。不过，这只是一刹那间事吧了。

看到杜秋那种从灰暗脸色，转成瘀红，又出落到惨白。他那只比左眼吊高几分的右眼不停的睃来睃去，想找个地方躲藏一样。

李天禄长长嘘出口气后，咽了口唾沫，继续把故事说下去：

「卖菜的三婆在萝卜头入城不久，就饿死了。几个同伙的人趁黑夜把那条咸鱼用草垫卷起，昇到那间早就给炸塌的空屋里了事。真死得可怜。不过，更可怜的事是……。」

杜秋对这些老人家死亡故事，听得多，看得多，倒没有什么感动。他只垂下头来，像是打瞌睡了那样。这一来，倒使到说故事的人看到了他那半秃的脑门子，知道这个回归的浪子已经走了长久的时日了。时光老人常常在他的额头作了记号。

「那时节，萝卜头到处去找花姑娘。我们同伙的人怕阿萍单身出门会遇事，躲在家里不是跟着三婆一样会饿死？好歹，替她找到一条门路到内地去……。」

提起阿萍入内地去，杜秋那个半秃脑袋就颤巍巍的摇晃起来，那吊高的右眼瞪着对方那阔板脸发楞。

李天禄看出了对方的一肚子迷惑。不等对方开口，先就嘘出口长气：

「我们都知道，阿萍一向是靠守寡的姑母在街边卖菜过日子。唐山会有什么入可投靠？……系，只好见步行步，不是么？那时只有你在内地……。」

杜秋听到李天禄没有正面提及自己。他才把半秃的头颅抬起来，眼角边的几条青筋才缓慢地平复下去。

这情况，李天禄似乎没有感觉出来。

他边说边叹气：

「啊！阿中，说来阿萍的命真苦。三婆一下子死了，倒一了百了。」

一提到阿萍的命苦时，这个异乡人就毛管冒出冷汗。他老觉得是自己把这个可怜的孤女推进深沟里去。最低限度，自己是个帮凶。

尽管这个异乡人心里难过，李天禄都没有正眼望自己，只不停地在叹息：

「在上两年，我的女人到台湾探亲时。一次，在台北碰到了阿萍……………」

李天禄这个好心肠的老人，说到阿萍那半生困厄的遭遇时，自己那双老眼眼眶先就红润起来，频频的噓着气：

「做了那个年纪比阿萍大上两倍的东北籍老军官当后妻。那还没有什么不好。不过，撤退到台湾后，那老头子留给这个年轻的后妻一个女儿，两脚伸直去了，你说这对寡妇孤儿又开始另一次在人海中流浪，可怜不可怜？」

这个在南洋打滚了二三十年，早就成了异乡人的杜秋听到老朋友说出那可怜女孩子一连串悲惨的遭遇，一句话都没有回答，只让自己额角的青筋，不停地抽动，像挤出了什么东西来那么不舒服，心不停地跳。

×

×

×

到了台北，那个双颊像切开苹果那样绯红的女导游员，听到杜秋跟游览车司机员偶尔的交谈到今后在台湾几个游览点时

，就像导管接通了电流一样，闪出火花。

这个异乡人在南洋流浪时，听那些到台湾观光回去的人，总提到这里的女孩子热情奔放，激发了杜秋这次回国观光的动机。

杜秋心想，那女导游员本身就是一束火花。

×

×

×

他阿中歪着半边屁股在寝台上，肩膀挨靠着板壁，眯着左眼，睁开右眼，望着窗外棕榈树杪飞扑出来的几头小鸟吱吱地叫着。

——自己虽然在过去给萝卜头拉去充了向太平洋南进军的「兵补」，到处転进，就像这棕榈树杪的小鸟一样，自由飞翔，到了大东亚圣战结束，自己剥下了军服躲到半岛的山巴去，等到萝卜头投降，全部俘虏被遣送回国后。自己从山巴里钻出来，成了在当地居留的番客。

这跟树林里飞出的小鸟一样。现在又可以到处飞翔。反而感谢萝卜头把自己放置到更广阔的天地去。

阿中心想，自己一补上萝卜头的军籍，在花名册上就变成了「杜秋」了。就算阿萍在街上碰到自己披上萝卜头军服那种怪相也认不出来。这可怜的人海孤鸿就像大海中的浮萍一样，偶尔碰到那比自己的爸爸年纪还大的外江人肯收容自己，有碗饭吃，还有什么可怨？谁想到又这么命蹇？

.....

这个异乡人那对一只高，一只斜的文武眼虽然有时还映了

映，不过他那斜倚着板壁的上半段肢体不知在什么时候歪下来，跟下半段肢体一样，躺到寝台的垫褥上去了。

哇的一声，窗外传过来的鸟叫声，使他那眼睛一睁开，才觉得自己从无数个长长、短短的梦境转身出来。

×

×

×

第一片亚热带残阳，也是最后的人生残阳透过窗櫺射进屋子来，也射进这个异乡人的心坎，使到杜秋一身焦闷。他从寝台翻起身，走到窗前，透过窗扉向外望。

是一条两边栽着几株棕榈树的小弄。小弄尽头卸接着路边植着夹竹桃花的大路。风过时，把左右交错的汽车车头灯光线，吹得破碎支离。风一停息，汽车过后，那些残存的余光，凝结在柏油路上，成了阴暗的一片。

杜秋心想阿萍到火车站接见自己时，除了有人预先通知她外，她怎会想起有个散失了几十年的朋友到这地头来？

李天禄的女人过去在台北的西门町碰见过她一次，也没有见她第二次，更不知她什么时候到了这个宝岛的内地市镇来。

这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

在这招待所的无聊，踱方步时，一直解不开这个谜，在自己脑海中盘旋。

×

×

×

「阿中！真的是你呀！？」

一下了火车，从人丛中钻进了那堆满了肥肉屁股的中年女

人向杜秋面前冲过来，喊出自己过去的名字。「阿中」这两个字一时反而成了个陌生名词。

杜秋在这几十年来，都没有听到有人喊出自己过去的名字了。

会不会有人认错了人？阿中这两个字的称呼跟阿福，阿强……一样，不知千千万万人相同。

那背着个胖大屁股的中年女人，世界上又不知有千千万万个有这种形像。

不过那喊出「阿中」这名字的声音，尖锐得令自己更迷惑起来。这尖锐的声调在自己脑海中嗡嗡地冲激起来，又低沉了下去。

——「是朱蒂？」

杜秋记起那台北的女导游员来。这声腔跟这胖婆的，像复印机印出来的一样。那女导游员的脸型也跟……。

杜秋那对一高一低的眼瞳，对着挤动的黑压压的人头幌动，想找寻那个有着红荡荡脸颊的女孩子。

那剖开的苹果脸色的形像，老没有在人丛中出现。

「阿中，我是阿萍呀！你认不出了？」

到对方从人丛中挤出来，一把抓住了杜秋那枯瘦的手，摇曳了摇曳，又尖锐的喊着：

「阿中，你瘦了许多呀！」

杜秋「噢」地喊出声来。现在这个异乡人把右眼更瞪高了些，瞪着对方：这跟台北那个小姐虽然脸型是一个模子出来的切开两片苹果模样，不过前者的脸色虽然兴奋得漾起了点子潮红，却掩不住眼袋浮肿的一种病态。后者却是青春勃发的一片

绯红。

「噢，阿萍，是你呀！真的是你呀，阿萍！」

阿萍那只像火灼着的手，紧紧的捏着杜秋的手不放，把生电传了过去一样，令杜秋一身发抖。

杜秋那只斜斜的左眼，老瞪在地下，想是找寻一个躲身的地方那样。他轻轻地说：

「阿萍，这是一个梦么？」

阿萍发觉出这个散失了几十年，又奇情地再见时，那一股子冷漠，自己的心却无可奈何地沉了下去。

×

×

×

到阿萍把自己安置到这招待所后，在回身走下阶磴时，杜秋瞟了对方的背影一眼，对方走起路来，那一扭一捏的屁股的左右摆动，使到杜秋感觉到自己靠近一个火砵一样焦灼。

——噢，朱蒂！

自己禁不住想喊出声来，但看到对方那个轻微躬起的厚甸甸的斜削的背脊轮廓。心一寒，也就把嘘到口边的话，吞回肚子里去。

——到了台中，我会找到你。

杜秋记起那台北小姐含笑地对自己说过的一句话。面对着她现实的散失后重逢的女人，心坎里反而一片冰冷。

这个异乡人那副楞相，使回头过来说话的女人的那两片剖开的苹果脸型的兴奋过后，潮红消褪，回复了原有的那片枯黄。

她轻轻地走了，留下了一声幽幽的嗟叹。

×

×

×

这个胖嘟嘟的身影，逐渐从那异乡人的脑海中淡出。很快地又由那个台北小姐的剖开的两片苹果脸切入。

——到了台中，我会找到你。

两帧不同的画面，不停息的在杜秋那脑海中交替翻动。

×

×

×

杜秋靠着窗扉，视线虽然直接的瞪视窗外的景色，那只是一片迷迷糊糊。汽车的灯光在大路上交织飘忽，大路两旁的花树轮廓在黄昏中成了死寂寂的幽灵。

杜秋在迷惘中，抖擞了一下，觉得肚子有点抽动。

啊啊地噁了一声，双手掩蔽着那滚动的腹部，匆匆的赶到洗手间去。

杜秋现在记起在跟阿萍上馆子吃牛肉麪时，贪这里的西瓜汁多无核，多吃了几块。这么快就反应过来，拉肚子不成。

他急不暇待的，一冲进洗手间，把裤子一拉开，就蹲到厕盆上去拉稀。

脑门子吊下白豆大似的汗珠，配合着下部激发出来的稀粪，射着厕坑里的积水，巴拉巴拉的，杜秋感觉到一身舒畅，轻轻地，断续地噓着气。

正拉稀得痛快时，会客室的电话铃声嗡嗡地响了起来。

妈的，什么人这时候通电话过来？

这异乡人拉起裤头，想从厕盆上站起，赶到会客室去接听电话。可是肚子还在抽动，这迫得杜秋再把裤子褪下，仍旧蹲

回厕盆上去。

——那一定是阿萍从街外打过来的电话。

杜秋记得，阿萍临走时对自己说过，回家去做些家务。她再来这里时，会先用电话通知自己。这次没有人接听电话，她还会再一次打来。

——我自己有这里的门匙。听到外面有什么人敲门，不要开门让他进来。

杜秋想到阿萍一定是管理这招待所的人。不然的话，她怎会有这么大权力，把自己接待到这里来暂住。

——会不会阿萍是这房子主人的情妇？

——那台北小姐跟阿萍有什么关系？

——怎么阿萍会知道自己到台中来？

这一连串的问题，使到这个异乡人蹲在洗手间许久，许久，忘了是为了拉稀，抑或是胡思乱想。

电话的铃声，不知在什么时候停止了。

他更把外面有人把电话挂来的事，忘记得一干二净。

×

×

×

阿萍从招待所回到家后，感觉到周身发痒，像给千千万万只蚂蚁爬在自己身上那么不舒服。她一进门，就赶快冲入洗澡间去，洗个淋浴。那会使冲血的皮肤神经细胞冷静下去，自己的内部器官会跟着减少冲动。

阿萍有过这种经验。

在淋浴当儿，挪动浴巾去揩抹乳沟的积水时，觉得自己的乳峰虽然还像两个剖开的椰子壳铺在那片粗糙的胸脯前面，不

过已经暗淡无光，缺少了活力的跳动。这使自己觉得已经不是过去那个阿萍了。

——这不能怪阿中见到自己时就认不出来了。

阿萍一壁抚摸自己的胴体，一壁叹气。

——自己就已经在兵荒马乱中，给人海狂潮冲激得变成这么一个枯萎的肢体，阿中给萝卜头拉去当炮灰，虽然没有死，但也变得成这个，见到了自己也认不识的人，嗨！大家都变了。

——一个跟了萝卜头去卖命的人，就算没有死，但像萝卜头一样，不是到处杀人，就到处找花姑娘，成了疯狗。见到了自己那么冷冷落落……。

——会不会那家伙在外边中了什么降头，见到自己人都认不得？

——他们当兵的人，有不少人染上了同性恋，会不会害上了什么爱滋病……

一想起爱滋病，阿萍记起不久前报纸登载出荷里活那英俊明星害上了爱滋病疫后，变成了一把枯骨头，阿萍想到这个，自己的皮肤竖了起来。

阿萍一想起这些，就感觉到身上那千千万万竖起的毛孔，有无数微细动物钻了进去。

——跟自己在工厂一同做工那个喊月红的女伴就在随身的手袋里放着那个神秘的玩意儿。她告诉自己，这种「子宫袋」跟男人的手枪一样，能够保护自己的生命。

——月红就教过自己怎样把子宫袋放进身体内。这些小道具会把进入体内的什么菌，网在一起，拔了出来扔掉。那什么

要命的爱滋病菌就不会传染过来。

×

×

×

阿萍没有省起，这花城只是个中型市镇，不像台北市那样繁荣。自然，要购买一些特殊点的货品不是容易的事。

阿萍跑了几家性病中心，好不容易才找到适合尺度的子宫袋和杀菌膏剂。不过已经浪费过不短时间了。

回到家里，把手提包向桌子上一扔。走了半天路，又到处找寻要购买的那些家伙，害得阿萍的体力和情绪都很疲惫。这样一来，就近桌子旁边有张椅子，把自己那胖大屁股搁了下去，好得使紧张的情绪平复过来。

因为自己坐下，眼睛正对着靠桌子另一边的壁橱。这壁橱是自己日常放存零日用品和什么重要东西的地方。现在怎么那橱子的一边门开了没掩上？难道自己离家出门时，忘记关上？或是什么人进来过，开过壁橱？

心一挺，阿萍就在桌子上抓起自己的手提包，扭开那关键，把里面的东西翻了出来。那条壁橱的小钥匙仍旧塞在下面。现在这壁橱却开了一边，会不会是小偷进来偷运东西？

这么一想，连自己也觉得好笑。自己这间连值钱的家具都没有多件的小房子，真的有小偷进来偷东西，那才是倒霉鬼。

她忘记了一身疲劳，虎的站起身来，走近壁橱去检视一下，看看里面的东西有没有失落。

唔，心更跳动起来。

她那对渐渐老花的眼发眨，远一点的东西就看不清楚。

她绕过桌子，靠近壁橱地方去，掀开那另一边还掩上的橱门。「托」的一声，有什么东西掉下，碰到她的脚趾。

阿萍把脚一缩，弯头下去，把那掉下的东西捡起来，一看。

兀，那是橱门的匙。

她的心十五、十六地跳起来。阿女什么时候回来过？

她记得早上才接过阿女从台北打过来的电话，说有个美国团到阿里山去看日出。游览车开到嘉义歇宿，让团员乘登山缆车上山。到第二天团员下山后，才乘坐游览车回台北。阿女服务的那家旅游机构的美国团到宝岛的每日旅游节目都排定了。怎么阿女一下子就到了这内地来？

阿萍正迷惑的对着壁橱的内屉发楞时，蓦地看到自己一向收藏得密实的药瓶盖给掀开了，掉在一边。

阿萍怔怔的望着那掀开盖的药瓶，心里想：——那小鬼怎会知道自己把M X白丸收藏在这地方。真的给那小鬼偷吃了的话，会仿仿佛佛，搞出事来呀……。

这一惊，阿萍立刻跑到邻家借个电话，去接通到招待所去。对方的电话响铃嗡嗡的敲动很久，一直没有人接听。

这不是鬼么？连阿中都没有过来接听。

这不得不教阿萍不害怕。

她掉头过去，回到家里后，一把抓起桌子上的手提包，冲出屋外去。

×

×

×

杜秋在卫生间洗过了手，听到外面有急剧的敲门声。接着